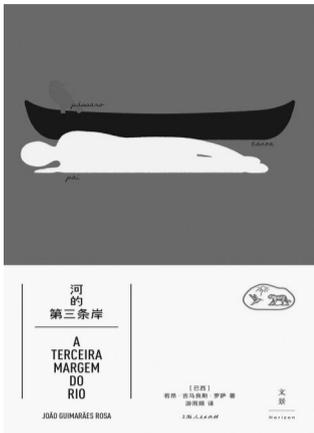


我在
我在
我在



巴西若昂·吉马良斯·罗萨著
《河的第三条岸》
游雨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孤独与追寻

□张无极

拉美作家若昂·吉马良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以其诡谲而诗意的叙事,在短短数万字间构建起一座关于孤独、逃离与存在困境的文学迷宫,令人难忘。这部作品没有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却以近乎残酷的细腻,将人类精神世界的隐秘褶皱一一展开,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永不停歇的河流之畔,直面内心深处最难言说的困惑与挣扎。

罗萨笔下的河流,绝非简单的地理意象,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吞噬力与包容性的哲学符号。它蜿蜒流淌,既是生命的滋养源泉,又暗藏着未知的危险,恰似人类生存境遇的缩影。在故事中,父亲突然驾着小船消失在河面上,从此与陆地断绝联系,这条河流便成为了分隔两个世界的界限。

河流的流动性赋予其永恒的不确定性,水面上的波纹与漩涡如同命运的无形之手,不断改写着生活的轨迹。父亲选择的小船,在宽阔的河面漂荡,既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归期。这种漂泊状态,打破了陆地生活的秩序与规律,就像存在主义哲学中强调的“荒谬”——人在世界中找不到既定的意义和方向,只能在无尽的漂泊中摸索。河水的流动吞噬了父亲的过往身份,他不再是家庭中的丈夫、父亲,而是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存在者”,在河流的怀抱中重新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同时,河流又承载着希望与救赎的可能。对于岸上的家人而言,父亲的小船是一个既渴望靠近又充满恐惧的存在。他们在岸边守望,试图理解父亲的选择,却始终无法跨越这条河流的阻隔。河流成为了沟通的障碍,也是情感投射的载体。家人们将对父亲的思念、困惑、怨恨等复杂情感,都倾注在这条河流之上。

父亲驾船离去的行为,构成了整部作品最具冲击力的核心事件。他的消失没有任何征兆和解释,仿佛是对世俗生活的一场突然叛逃。在现实生活中,父亲被各种身份所束缚,他是家庭的支柱,承担着维持生计、养育子女的责任。然而,这些身份如同沉重的枷锁,逐渐吞噬了他的自我意识。

父亲选择河流作为逃离的路径,是对自由的一种极端追求,但这种自由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无尽的孤独。在河面上,他没有同伴,没有交流,只有河流的低语与自己的思绪相伴。他的逃离,引发了家人的困惑与痛苦,也在社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父亲对这些外界的反应似乎毫不在意,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执着地在河上漂荡,这种固执的坚持,让他的形象充满了神秘色彩,也让读者不禁思考:他究竟在追寻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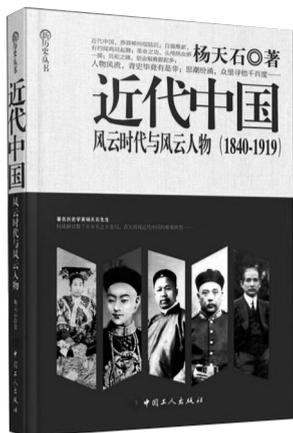
对于家人来说,父亲的逃离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同时也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执念。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对父亲的关注,他试图理解父亲的行为,甚至在内心深处对父亲的选择产生了向往。这种矛盾的情感,反映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现实责任的纠结。儿子在岸边的守望,既是对父亲的等待,也是对自我内心矛盾的一种挣扎。他既想像父亲一样逃离,又无法割舍岸上的生活,这种两难境地,深刻展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由与责任时的普遍困境。

罗萨在《河的第三条岸》中采用的沉默叙事手法,堪称神来之笔。整部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极少,更多的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渲染来传递情感与思想。这种沉默不是语言的匮乏,而是一种刻意的留白,如同中国水墨画中的空白之处蕴含着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深沉的意蕴。

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他在船上的生活状态也只是通过家人的视角进行模糊的描述。这种不确定性,让父亲的形象变得愈发神秘,也引发了读者无尽的猜测与思考。家人在面对父亲的沉默时,同样选择了沉默以对。他们没有激烈的争吵和追问,而是在默默的守望中,让情感在岁月中沉淀。这种沉默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作品中孤独与疏离的氛围。

罗萨没有给出父亲离开的答案,也没有描述人物最终的命运归宿,而是让故事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中戛然而止。《河的第三条岸》以其深邃的隐喻、独特的叙事和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深刻洞察,成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经典。罗萨用文字编织出的这座关于孤独与追寻的迷宫,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直面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挣扎。它提醒着我们,在生活的河流中,我们或许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第三条岸”,在荒诞与迷茫中,不断探索生命的意义,在孤独与沉默中,追寻着那一缕微弱却永恒的光芒。

北
园
书
话



杨天石著
《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1840-1919）》
中国工人出版社

青史毕竟有是非

□陆远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在伊犁写了一首诗赠给白发老友邓廷桢: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佛门。

林则徐此时年近花甲,邓廷桢已是68岁的垂垂老者。此前两年,两人因在两广查禁鸦片事宜同被革职,遣戍伊犁。嗣后邓廷桢被先行召还,林则徐临别赠诗,内心自有起伏波澜。对于他这样以“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入世追求为人生目标的官员而言,遁入佛门恐非终极理想,但无端受谤,衰朽之身,孑立塞外,已是愤懑满怀,一句“青史凭谁定是非”之问,更在声嘶力竭中将一股不平之气喷涌而出。

林则徐内心深处所冀望的,还是雷霆过后依然能够重整朝纲、澄清玉宇的皇恩雨露,然而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在这本《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中却告诉我们,“青史毕竟有是非”,并且判断“是非”靠的不是圣明君主,而是历史学家的敏锐、严谨与辛劳。

杨天石先生本书论述的时段,上起鸦片战争,下迄“五四”前后,是通常所谓“中国近代史”的年限。这一时段的历史书写,其实面临一种特别尴尬和矛盾的境遇:表面看来,相对于此后数十年,这个时段由于与当下的人事已有相当的历史距离,似乎有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言说空间,并且能够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但实际上,在历史书写的背后,我们依然看到种种无形的桎梏。如何让历史真真切切地展现本来面目,洵非易事,也正因其不易,才更加彰显史学家的史识与史德。杨先生说:“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寻常言说之中,良史的风骨与担当跃然纸上。

换个角度,辨别近代中国人物观念“真伪”之难,还与近代中国变革速度“快慢”相关。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速度之快、程度之剧,时常令人惊叹。

1903年,章太炎与康有为辩论中国革命问题,放之海内外英雄,将法国拿破仑与美国华盛顿奉为“魁梧绝特之彦”,称之为“二圣”,誉之为“极点”。康有为甚至认为,中国革命无法成功的原因,正在于一时产生不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世事茫茫,浮云苍狗,不想三四年间,两人的身价就大起大落。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民报》撰文《官制索隐》,居然大笔一挥,“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同一年,吴江柳亚子更是写下“华、拿竖子何须说?”在柳的眼里,当年人人称颂的元勋,此时已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人。在杨先生看来,章太炎等人的急剧转变,固然与个人冲动、激烈和不无偏激的性格相关,但实际上体现的是近代中国时势转移之剧烈和迅速投射在知识分子身上呈现出的矛盾。

杨天石先生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卓绝之处,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海外文献。即以这本《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为例,所利用的海外中国近代文献史料就包括:日本外务省档案藏孙中山谈话记录、日本外务省档案藏毕永年日记、日本外务省档案藏须磨村密札、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井上馨文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等等。

40多年来,杨天石先生之所以极其重视“海外访史”,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与国际格局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海外许多档案馆,例如日本外交史料馆、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伦敦公众档案馆、俄罗斯档案馆里,都保存着许多有关中国的官方文书。其二,中国近代史上有些重要的私人档案存放在海外,例如顾维钧、孔祥熙、宋子文的档案,都保存在海外。就本书来看,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集、研究海外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这正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突破口之一。



保罗·奥斯特著
《鲍姆加特纳》
陈正宇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未完结之书

□思郁

2024年4月30日,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去世,享年77岁。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伤心了好一阵子。奥斯特是我阅读谱系上非常重要的作家,有段时间,我非常迷恋他的小说。奥斯特属于出手即巅峰的类型,他的成名作《纽约三部曲》非常惊艳,用侦探小说的形式探讨偶然性、身份和语言等类似后现代的命题,读起来非常过瘾。但这部小说框定了某种奥斯特式的写作风格,导致很多读者读了他的很多作品之后,会认为他一直在重复自己的很多写作命题。

我上次读他的作品是《4321》,这是奥斯特2017年的作品,入围了当年的布克奖。说实话,这部小说在奥斯特作品中并不突出,属于读完就不会重读的类型。相反,他最好的作品依然是《纽约三部曲》《幻影书》《月宫》。

奥斯特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是《鲍姆加特纳》,这是他2023年的作品,刚刚有了中文版。这部小说只有两百多页,讲述了一个老教授晚年的所思所想。这位教授叫赛·鲍姆加特纳,已经七十岁了,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哲学。他的妻子安娜十年前因意外去世,他一人独居至今。小说开篇是一连串的意外事件,非常吸引人,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全盛时期的奥斯特。鲍姆加特纳不小心被烧水的炉子烫伤了手;他经常买一些不读的书,让快递员上门,借此机会搭个讪,聊会儿天;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来,他得知经常来帮他打扫的清洁工今天不能上门,因为她的丈夫不小心被锯掉了两根手指;一个年轻的抄表员上门抄电表,鲍姆加特纳带领他去地下室的时候,不小心踩空摔了下去。

一切看起来都是生活琐事,没有任何主线叙事。我们所期待的奥斯特式的情节都没有发生,没有悬疑,没有突如其来的人物故,也没有一个奥斯特式的同名人物出现,所有的人物都是正常的。但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么多看似轻松琐碎的铺垫,就是为了强调一个七十岁老人的痛苦和孤独。十年前妻子安娜去世,他一直沉浸其中,无法摆脱。他怀念去世的妻子,阅读和整理她的文章,帮助妻子的诗集寻找出版商——妻子是诗人、翻译家,留下了不少手稿。他手稿中发现了妻子的自传,描述了妻子和她初恋男友的故事——这个手稿章节构成了小说重要的部分,也是奥斯特小说中常见的桥段,用手稿讲述过去的历史,解构现在的生活。他在夜晚听到了电话铃声,电话中传来已经去世的妻子的声音。他知道自己产生了幻觉,他开始收拾妻子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这一切都显示出这样一种征兆:“鲍姆加特纳仍有直觉,有爱,有欲望,并想活下去,但他内心最深处的那部分已经死去。”

很显然,《鲍姆加特纳》不是一部典型的奥斯特式的小说。但它依然是一部让人难忘的小说,它就像一个老人晚年坐在阳光里,脑中不断闪回着即将完结的一生,这些吉光片羽的片段和生活瞬间,构成了散文一样的小说,读起来让人伤感、怀念。就像《纽约时报》中的一篇评论总结说,这部小说是可爱的、温柔的,也是古怪的。

其实,它还具有奥斯特小说的很多特征,比如非常容易读,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你手不释卷,沉浸其中。当然,这部小说最奇特的地方大概在于结尾,当鲍姆加特纳开始重新升腾出生活的希望,他驾车出行的过程中,差点出了车祸。结尾在他向人求助时戛然而止:“我们的主人公就这样顶着寒风,额头上的伤口还淌着鲜血,踏上了求助之旅。当他来到第一栋房子前敲响房门时,S.T.鲍姆加特纳传奇人生的最终章就此展开。”这个结尾有种意犹未尽的玄妙,就好像小说还有续篇要写、人生还有未完结之事,小说家等着书写鲍姆加特纳七十岁后的精彩人生。但现实中的奥斯特却在2024年4月30日去世了。我们习惯了小说家在虚构的文本中铺陈精彩的人生,但现实正好相反,他留下的这个结尾让我们目睹了小说的未完成之美。

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曾经嘲讽奥斯特的小说是四不像,说他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读——这听起来像是批评,我怎么感觉是在夸赞——奥斯特的小小说大多很成功。在艺术和商业性上保持了很好的平衡,这点让文学批评家不以为然,好像只有那些深奥的后现代小说才是他们最为钟情的文本,易读的文本没有文学批评的存在之地。奥斯特的小小说不需要文学批评来解读,他的小说已经足够精彩。